

短篇小说 浴火重生

意如香

(中)

佩琳，汽船已驶进亚沙汉河口，天色蒙蒙亮，佩琳一眼惺忪突然看到河里漂浮着无数的尸体，不觉心里一惊：

“啊！……”

她紧紧依偎着丰盛，心里扑扑跳。整船人都惊呆了，一具断头断手的魁伟尸首，搁浅在红树林旁，被河浪冲得摇摇晃晃，另一个女性裸体尸体在河中急速漂流，全船人鸦雀无声，佩琳扭转了头不敢再看下去……

终于抵达亚沙汉港，乘客鱼贯冲出，李丰盛与许佩琳也急急领出行李，叫来出租车，向棉兰方向而去。沿路不时有军车载着一群暴徒，一路喊打喊杀，不知那一家又将惨遭毒手遭殃。时值椰风蕉雨，

热带雨林加上政治风暴席卷而来，风云变幻，雷雨交加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……

李丰盛回到母校，被安插任教初中部，许佩琳被分配到小学部教书。他们倍感欣慰，与众多尊敬的师长在一起，心里更踏实了。只是总安不下心思教书，此时局势更加动荡，老总统苏加诺已被赶下台，苏哈托将军篡夺了总统宝座。1966年3月，军人政权下了一道禁令，封闭全国的侨团与华校。

1966年3月26日，母校被一群暴徒在军警庇护下，强行霸占了。和许许多多的华校教师一样，李丰盛与许佩琳顿时失业了。生活上没了着落，一时间都陷入了

无所适从的苦闷之中。儿女众多的陈老师，只好由师母盘点做些糕点，每天早上，陈老师破帽遮颜，双手拎着两个竹篮子，带同一个幼小的儿子沿街高声叫卖：

“肉包！烧的肉包……”

林老师更不得已到一家赌馆里充当收银员，权且维持一家生计，见到熟人忙把头低下来，老师们个个心情不安地度日如年……

许佩琳获得好同学帮助，到她家里当车衣工，学习裁缝。暂时稳定了下来。李丰盛也得到开设杂货店的同学协助，每天凌晨到杂货店里领取两百粒鸭蛋，和售卖木瓜、椰子油的王老师结伴，带到早市巴刹销售。因是单身汉，得过且过，没有太多顾虑。师生们都能互相关照，经常被学生家长留宿吃饭。

当时老师们经常聚在一起，谈论时局，大家最担心的是，学校被封杀了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成了老师们最关注的课题，为了不让华文断层，大家决定开展家教，组织学生补习小组，也得到家长们的支持。每天工余，大家都分头开展补习工作。佩琳也负责两组的补习小组，天天补

习忙。

不想，局势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，军事当局断绝了中国的外交关系，颁布了更多针对华人的严苛禁令，取缔华文、禁止华族习俗，实施改名的同化政治，暗探四处监视华人行动，终于发觉有华文补习活动，许多老师都被敲诈勒索。一天，许佩照旧给学生补习，竟被两个暗探跟踪了进来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书桌上的补习课本抢在手里，许佩琳急了，灵机一动，大声喊道：

“Rampok！强盗……”

佩琳的高声大喊竟然把暗探吓呆了，放下书本拔脚飞跑。学生家长也赶紧把佩琳引出后门脱险了，真是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。可是李丰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一星期后，丰盛刚从早市归来，几个暗探就冲进宿舍，把李丰盛给学生的补习课本，全部没收，并把李丰盛强行押上警车，带到警察局。一个横眉鼠目的警官拍着桌子骂道：

“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地址，你的书本都是华文禁书，你是红色危险分子！”

李丰盛打开那封信，原来只是从香港寄来的明信片，一个红底“福”字，丰盛

哭笑不得，那警官咄咄逼人：

“红色支那字，就是红色宣传品，来人！把这危险分子关进牢里去！”

两个警卒把丰盛押进牢房里，里头阴森昏暗，好像关押着几个人。待丰盛慢慢适应了暗灰的光线，才发掘关着两个华族小孩，顶多是十三、十四岁。

“叫什么名字呀！犯了何罪？关多久了？”

“我们没犯罪！我叫苏志宏，弟弟叫志强。我们只是在家里补习英文。”

天啊！天理何在？华人学华文与英文都会犯罪，成何体统？李丰盛愤慨万千问道：

“还敢补习华文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我们是华人，一定要懂得华文华语。”苏志宏高声说道。

“好吧！今后我就在牢里教你们补习华文！”

在牢房里，丰盛天天教他们华文，也学习英语单词。佩琳来探监时，还给他们带来纸张和笔，志宏和志强也很认真学习起来。几个月后，外头的侨领与亲友都在设法营救，大家筹集了一笔款项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终于把他们三人解救了出来。



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苏哈托主导的反共清洗得到美国支持。镇压导致数十万人被屠杀，大批印尼华人被杀，财产被掠夺。